



南
齊
書
七



リ 8
1735
111



特
1735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
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
舍人父卒為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
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為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
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

新念圖書
此係八年明治
州山田一人八
部山田一人八
所購以贈

氏圖印南甫

及古朝 魏氏

就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旣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

不與令王儉欵接二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旣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

不見屈於澠池元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
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
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
貽離故薦貧者之贈平潁川人豫章王疑爲荊州時平獻書令減
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世北齊本平又與儉書曰足下
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
紀啟隨王子隆請罪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
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
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
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謚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
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
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

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
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
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亦抗直著三吳決錄
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
夏王義恭迎至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
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
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
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
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宋本諱
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

至於名族不著昭宋本方策宋本號謚肆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弔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惲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禁欽邃動延車蓋若使鑿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儻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

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備之卽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宋本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不安卽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

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從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

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

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暉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

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北雜本作下卿下做此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軍景儁以事請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

用爲侍中以形短少乃止出爲輔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
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
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
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一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
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
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
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
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
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
察卽啟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儻以納稅也當以風
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

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
生理外或禁邊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
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竝蒙停寢從來誼訴
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
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
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
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
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
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誥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
彰徃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
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益微斂民所害乃
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

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土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迫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施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

可疾責誠存不掩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關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盡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塔土事在可北雍本多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泚元懿今啟敢陳管見世祖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兗二州事籤典諮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詒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碁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任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

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碁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竝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

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賂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竝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領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間之故當不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脩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荅曰儉狃孔

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安

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

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欲北雍本作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

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

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天根孤地危

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

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

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新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藝文傳卷四十七
王融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竝台輔僧達答
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
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
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
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
自試曰臣聞春庾秋蟀集候相悲露水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
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
虛參名盛列縵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慙而

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舍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宋本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竒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功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豪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欵塞卑辭

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費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欵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因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禱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輟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卽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旣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

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
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
丘頽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
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
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
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糒糧冠方帽則
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宋本節其損讓
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踈躅困而不能前已及夫
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
醜乳於冀俗聽韶雅如隴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
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悞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
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

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
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
藏之外籛於理有愜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
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啟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
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
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宋本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
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
旣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
腴旣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
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
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頽絕反至道於
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

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靈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
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雲飾光價
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
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鈇鴛樂陳涓益竊習戰陣攻守之
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
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
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鞞獻舞南辯傳歌羗熒
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懃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
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
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
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如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

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及先邁式
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
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
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瓊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
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
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
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山雍本上遊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
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
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
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

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令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慙慙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旂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

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聘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變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吳罷之晨優游盱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糧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卽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

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欵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儉楚數百人竝有幹用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述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儉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諛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謬但

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冠衣謂無豐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卽因啟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儉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忤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

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讒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
實赦恩輕重必有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
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
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
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
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
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
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
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
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

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
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
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悒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
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裒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苑園東泛宋本三江西浮七澤契
闕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
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
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
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侍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
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
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不當不見許高宗輔政

以朏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荅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竝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竝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與例旣加此謂都自非疑朏又啟讓上優荅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

惑與弟祏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遺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朏欲以爲肺腑朏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荅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朏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啟誅朏曰謝朏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官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旣著其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啟事如此朏資性輕險又章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縱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已功素

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
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
閒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
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
收朮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朮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朮妻常懷刀
欲報朮朮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朮曰卿人地之美無
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朮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
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
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
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
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官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

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以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
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
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終

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終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覲武陵太守彖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
顛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闕顛
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顛尸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
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
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祭外舅征西將軍蔡
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為廬陵內

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

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麓盛靈

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著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失政絳侯愴慨而興歎皇運華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側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遂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

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
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
筆始就成立律文三十卷錄序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
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積細
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
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寃猶結於獄
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
千餘矣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
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

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之利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
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人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
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
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
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爲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
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寃使處內局簡其身良以居
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
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
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
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
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

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
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
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
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
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
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
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
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鷓鴣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蝨賊豈足肆
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
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
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

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甲辭厚禮寒山無雷是兩京四主英濟中
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
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
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
羯而漢之噐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
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
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
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
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
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
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
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

歷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
載於斯昔歲蟻壞瘦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曰費
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
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
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令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
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
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
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
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
以奪其菟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
使神如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

而愛竒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
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
旣慙慙臣之言和亦慙慙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
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
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
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
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
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
輦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

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勗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奏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

周顥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顥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疑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彌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啟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

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
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俊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
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
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
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
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
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
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北齊本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
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竝爲第一官至吏
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
御民之羈絆端簡爲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
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旣殊寬猛之利亦異辭
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卽爲成用張施
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
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
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府申枉理讞急不
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
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讐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
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孰遠故永明定
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必行而惡其
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終

西漢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西漢書卷四十九

王奐 從弟續

張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
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
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
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
復出為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
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
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
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

蘊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啟聞晏叩頭曰王
與倫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
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
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
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與一歲三遷上
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
邊民樂業有司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
兼日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蘊今復割撤
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旣分
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
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祖卽位徵右僕射仍轉
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

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與無學術以
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
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
侍領軍將軍與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
謂與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歛爾也王
儉卒上用與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與不能相推荅
上曰柳世降有重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與於釋氏實自專至
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
戍士卒多縑縷送袴褶三千具令與分賦之十一年與輒殺寧蠻
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

與祖虛稱與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
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與祖下都負慮所啟欺妄於獄打殺與祖詐
啟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槌蒼駮事暴聞聽攝與祖門生劉倪到臺
辨問列與祖與與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
與祖啟聞以啟呈與與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與祖有罪便應事在
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與使仗身三十人
來稱敕錄與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卽
牒啟與不問與祖後執錄與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
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杵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辨
萬死無恨又云與駐與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
與意乃可與第三息彪隨與在州凡州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與
祖又云與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

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與治箸與祖曰
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於
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黥陰下
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
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嗷苦望下旣蒙降旨欣願
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與祖以二十一日死推
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
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
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仗五
百人收與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與子彪素凶剽
與不能制女壻殷叡懼禍謂與曰曹呂今來旣不見真敕恐爲奸
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與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

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與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詔曰逆賊王與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一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與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朕察與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

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有殷獻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獻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獻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獻歛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與爲雍州啟獻爲府長史獻族父恒字昭度與獻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竝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又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病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與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

女竝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淮可特不離絕奐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
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文景封江安侯績襲其
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
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
祖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
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
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
績坐白衣領職選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
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
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
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

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
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
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
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
榮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胤小名
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荅曰梨是百果
之宗查何救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
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
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
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
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

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
爲馬頭大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
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
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
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卽位以晉
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
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徐
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
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沖
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卽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
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
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慮寇未已徙沖

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卽
位出爲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
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
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爲督郢
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
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
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詎
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
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

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陰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為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巖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

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以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僧房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為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為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
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為亡之事
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十紀覆此胄華張壘窮守死如亂
麻為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西川屯鳳
氏圖開甫

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西川屯鳳
氏圖開甫

文二王

明七主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官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
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
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
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
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
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
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

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
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
明御寓禮舊爲是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
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
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
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荊州轉昭粲爲
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
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
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
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
都督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
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
鎮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東昏卽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
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
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
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
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

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
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卽位進
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
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
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
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愷分部軍衆乘八摑輿手
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
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
玄投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
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
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
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
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
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
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

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改封寶寅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爲侍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

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一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跼躄祖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髣髴也贊曰文惠二王子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赴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

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嶮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尅之賊衆赴水死

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啟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洶陽虜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卽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爲直閣殿內驅使虜禍至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檟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

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

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

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啟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一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開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

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專勢號令慧景備負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勿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

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僮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

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頭石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勲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
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
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
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
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
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運詣城降慧景眾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
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
爲營壘及走眾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鱗魚
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
州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
王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

頗輕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
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
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
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
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
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
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
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
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
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
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
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子然之舜壟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

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
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
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
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
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
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
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
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
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
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
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

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
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
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
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
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
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
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
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
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不嘗須臾之間
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
軍臣衍○朱
本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愾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令闕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竝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徃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跡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舛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

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
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可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
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令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
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
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
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
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
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
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
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

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
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
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
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
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
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
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
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
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
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
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
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
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
啟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開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
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
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王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
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
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
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
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
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

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
其不能守較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
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
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
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
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徃意虜旣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
以築城者外示媵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
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
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
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
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杵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鼙謹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所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官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
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終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邃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奚中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
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
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
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
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
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
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
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
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
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

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卽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不

北齊本
去不字

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

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
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
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

北齊本
添時字

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

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
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
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
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
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

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
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
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
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
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太祖賞愛之遷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
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
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曰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
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
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
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
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
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
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
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
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
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
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
子不在日代哭列管甃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

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
柳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
貧出爲南康郡丞柳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
衣十年不制一袍之溫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
起居其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事皮膚澡刷不謹
澣沐失時四體皴耗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
涓濩無時怨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
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
指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懃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
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
室柳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杅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
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柳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隸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柳又目
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
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
斗唯唯浮羣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
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
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
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進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
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
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
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

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造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啟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聞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竒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授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

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壘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驂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敵塵末皆是白起操牘

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釋逸翰赴罽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齧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絙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

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之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容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入事嘗餓五日不得

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邵
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銑善
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
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暠之
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
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
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
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
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
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
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
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
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
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
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
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
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
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
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
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不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不

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比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

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
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
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
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亂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
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棊噐題爲日字日字之噐流
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
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
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
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
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

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
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
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
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
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
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
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
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
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泥北齊二百餘事在厨篋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
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塹勿設

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逵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逵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逵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逵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逵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大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逵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顛上啟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

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啟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刑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

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遠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

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四字宋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

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
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
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
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
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
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
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
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
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
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文
惠太子東宮見冲之曆法啟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

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冲
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冲之
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
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于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
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
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
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
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
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
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

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

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栢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昶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竒瑋五言之

製獨秀眾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摠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宋本作凡准的而疎慢闡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

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僧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冑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字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沈氏

四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終

燕山屯鳳尊
氏閣定爾甫

